

# 青花瓷

□陈秀华

我与“青花瓷”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前的夏天，小城的排球馆。

小城不大，千禧之年，政府投资兴建了体育馆。馆分两层，篮球、网球、羽毛球、排球、瑜伽、旗袍秀等十来处场馆，排球馆只占了第一层的东南角，分男女两个场地，男东女西走向，女场南北走向，呈“丁”字形交接。

她刚一入场，大家的眼睛就被闪了一下，平时黑白灰运动系列软塌塌充斥的球场，忽然多了一身白底青花的旗袍。打排球穿旗袍很另类啊，大家就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有古风，让人一下子联想到传世的“青花瓷”。

“青花瓷”轻移莲步的时候，大家分明闻到了一种气息。这气息不是平常的汗臭、脚臭、狐臭，而是一种香水的味道。那味道近乎于丁香，又不明确。如果不是在球场，我还以为是自己到了江南，逢了个丁香一样，结着长辫子的姑娘呢。

“长辫子姑娘”也许就是阿姨了，只不过精致的妆容下，看不出年龄，四十还是五十？或许只是三十岁也说不定。

轮到“青花瓷”发球了，只见她先把长长的麻花辫妩媚地捋到胸前，屁股扭扭扭，睫毛挑挑挑，再让球优雅地起几个高，“啪！”球出手了，因为旗袍的限制，她的双腿在离地面韭菜叶高的位置蹬了蹬，球，艰难地爬过了球网。

“嗨！进错场了吧，旗袍秀场馆在隔壁呢！”有人在场外喊。“青花瓷”并不在意，她就那么仪态万千地随大家交换着位置，像运动员入场前举牌的司仪，每一步都走出了水墨江南的气韵。

第二场球，我们几个球场老手很默契地站成了一队，把“青花瓷”放在了网对面。气势老早就酝酿上，场面像一群老虎追逐一只梅花鹿。“青花瓷”双手抖颤颤，笨拙地刚抛出一个球，又匍匐救另一个球，旗袍拧得变了形，天青色花瓣被巴巴藏在褶里，更可笑的是，无论球接得如何，她都不忘在接球后精心地整理一下旗袍。

这一场球，我们打得酣畅淋漓，“青花瓷”大汗淋漓。

休息的时候，女人们收敛了“虎毛”，变成了一群叽叽喳喳的喜鹊。我插不上话，支楞着耳朵听。倾听也是一种生活不是么，我靠

着这种倾听，一边打球一边写点小文，日子过得挺有烟火。

“听说她原是‘乌克兰牧鸭’的，后来辞职了。舞跳得不错。”

“怪不得她打球像跳舞。”

“咱们城中那家最豪华的美容院就是她开的，大大小小六十多位员工，很赚钱。”

“听说她离婚了，好像经常受丈夫虐待。”

“一个巴掌拍不响么。”

“是呢，是呢。”

场下比场上还热闹。

这时，“青花瓷”来了，是直接冲我来的，估计是看我总支楞着耳朵不发言，像一只沉默的灰喜鹊吧。我的脸微微红了一下，毕竟参与了倾听。

“姐！”她笑着叫我，我忙欠了一下屁股，她坐在了长椅的另一头，身上的“丁香花”很好闻。

“姐，我叫白釉，这是十张美容卡，您帮我送给要好的姐妹们吧，我这身上有点毛病，医生让多锻炼，你们可别排斥我啊！”

一张卡一千元，十张就是一万啊，敞亮！我不爱美容，因此卡在我面前并不耀眼。

“甭客气，大家一起玩吧。”我说着言不由衷的话，顺便把卡推了回去。

“姐，我怎样才能打得和你一样好呢？”她说得诚恳，有一瞬，我觉得她其实也就是一位想真诚参与进来的球友。

“你吧，你自己带个排球，换一身运动衣。你看这四周，有墙对吧，你先和墙一起练一练，等啥时候接一传稳了，再入队。”

我听着严师带高徒的话，眼神却躲闪地往她的旗袍上看。她索性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掀起旗袍，几处旧伤像一条条毛毛虫在站队。

“你看我的嘴、眉，还有下巴，都是被老公打伤后整了容。这腿伤，缝了十多针，等过些时日，也得修复一下。”她平静地介绍着自己的伤口，仿佛在一位素昧平生的人。

“你老公也忒狠了点吧，为啥把人往死里整呢？”我貌似为“青花瓷”鸣不平，其实骨子里还是相信了球友们的那句“一个巴掌拍不响。”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他认为我干的美容业是不正经的，却心安理得地花着我做美容

赚来的钱。”

她用了一个“嫣然一笑百花迟”的表情，我明白了，美是原罪。

人与人之间有着天然的疏离，但同情弱者也是人的天性，我把屁股往“青花瓷”身边移了移，基本上算是促膝了。

灯光映着她漂亮的眉眼，她笑得温暖无害。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包括她破碎的婚姻，毁容后的整容，还有，她得了直肠癌，放疗了四十二次。她说，“每一次放疗后，我都站不起来，靠护士半搀半背着走出来。有好长时间，我在漫长的夜里酝酿着死亡，觉得人生全没了希望，但每每拉开医院的窗帘，遇见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那么率真地抚上我的脸，我就舍不得死了……”

我因为自己支棱着耳朵听大家无端猜测而愧疚得满脸通红。

“我的人生遇过无数跨不过去的坎儿，好像都跨过去了。现在，放疗结束，婚姻结束，我重新活过，要活，就活出个新样儿来！”她神情亢奋，站了几来，把球直接拍在了墙上。

那天我甚至陪她练了半个小时一传，俩人都汗流满面的。

“真好！这热气腾腾的生活！”她擦了一下脸上的汗，似出水芙蓉般。

第二天，她听了我的建议，穿了运动裙装，是“青花瓷”旗袍的加宽缩短版。

自此，她天天专注于练一传，开始的时候是对墙练，后来和候场的女生练，再后来和候场的男生练，为了搏一个健康的身体，她是拼了。

在我少有的“喳喳”下，球友们也大致了解了“青花瓷”的经历，指导她的时候，都拿出十二分的真心。

她又一次入队是在一年后的夏天。这期间，我被“青花瓷”强拉着进了一次她的美容院。她把我按在美容床上，非要给我“美”一把脸。和音乐的推拉弹唱一样，“青花瓷”的脸部按摩同样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我欣喜地觉得，生活除了吃喝拉撒上班打球，还有我可探索的诸多领域。

我们很欣慰地接纳了“青花瓷”的热血归队，曾经的“梅花鹿”面对网那边的“老虎”们，已然毫不畏惧，接、发、传、扣样样出彩。当排

球像石头一样一次又一次砸到我们身上，我们试图用胳膊抬起，只是徒劳。

“老虎”们惊呆了。

没有了对手，“青花瓷”便顺理成章地移步到了男场。男生们众星捧月一样，把“青花瓷”放在了二传位置，“青花瓷”小巧的身材灵巧地游移在球场的各个角落，果真是一件旋转的青花瓷。

2025年的某个夏夜，我在更衣室换了湿哒哒的衣服想回家，出门看她在门口等我。我们在将要到来的那个周六有一场全市的排球赛，附近旗县的排球精英都要来，我和“青花瓷”是参赛“梦之队”的主攻手。

“我可能无法参赛了。”

“怎么了？服装都订了，你说说。”

“身体稍有点不舒服，我想去北京复查一下。”

她一连串说了很多，我从未曾在“青花瓷”的脸上发现过那样失落的表情，即便当初我们把她当成一只“梅花鹿”在围追堵截。

我们一起走出体育场，初夏的晚风轻柔吹过，带着细腻缠绵的花香，慢慢地让人安下心来。

“我妈妈在生病的那几年，每一次坐车去医院化疗，都很感慨，‘这世界变化真快啊，这高楼，这街道，这明亮的路灯……能活着看着，值了。’我想了好久，用这样的活开了头。”

“放心吧，我早就学会了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给的沉重、阻碍、欢欣、鼓舞。自从我病了以后，就把每一天都当一辈子在过，你数数，自我来到这个排球场，我都快乐地过几辈子了？”她看向我，仿佛我真在计算一样。

我忙伸开手指，“一二三四五……你看，日子是好日。”

“不对，是辈辈都是好辈子！哈哈哈！”

2025年年尾，我接到了“青花瓷”的微信，她说，“本美女满血复活，新建了一个群，叫‘美女排球群’，聚集了一水儿年轻貌美大长腿，元旦将进行一次全市邀请赛……总之，像你这样邋邋遑遑的女人可是万万进不来的，想办法让自己又美又飒吧，本美容店诚挚欢迎您的到来……”



# 生活中的慢与快

□郑昊

青城的日出较霍林河晚些，忙碌却早。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城南城北，大街小巷，地铁航班，每个人的表情都如出一辙，忙着赶路，忙着求学，更忙着谋生。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中，高效快捷是生活的常态，人们也在快节奏中寻找各自的人生目标。或许我们早已习惯了地铁上的早餐，早已适应了黑夜里灯火。然而，当身体接受速度之鞭的抽打时，我们是否会有一种无可可依的疲惫与飘忽？生命不仅仅是从起点到终点仓促的轨迹，更应该是一片可以肆意生长的草原，可以驻足沉思的旷野，可以享受自我的海洋。所以，有时候适当调整一下，放慢脚步，让生活慢下来！让始终绷紧的弦松弛下来，让身心俱疲的身体得以调整，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慢，绝非懒的托词，亦非效率的对立。它是一种“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智慧。古人云：万物静观皆自得。意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虽然纷纭变幻，千姿百态，但只要静下心来，用心去观察，就能穷极物理、格物致知。

父亲爱喝茶，一杯茶占尽五行，起初生于沃土，得木之行，历金之炒，经火之焙，最后受水之浸。试想，一杯茶如果闷头牛饮，不过是略带苦涩的液体；反之细细品尝，则有饱满生津，回甘，陈韵……

或许是性格使然，在闲暇之余，我总愿意一个人四处走走，于湖边静看卷曲的落叶在暖水中舒缓地伸展，观一场生命的绚丽；于花丛边静嗅那缕缕清香，沐着无形的香薰，与天地融为一体。慢，是给奔涌的生命一道温柔的闸；慢，是给紧绷的状态一个放松的空隙；慢，是给高压的竞赛一瞬喘息的机会。大家常常抱怨：时间过得太快，过得太急。可仔细想想，一直都是人越来越快，越来越急，疲于奔命。所以，让生活慢下来，去看一看生活本来的美，也不失为智者的抉择。

慢，绝非勤的对立，它如同音乐的休止符，短暂的停歇，是为了更好地起航。它是一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远见卓识。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意思是说：做事不要图快，不要只见眼前小利，如果只图快，结果反倒达不到目的；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日常的工作与学习，我们总是热衷于“速成”，可这“速成”之下的成品究竟是否禁得住时间的考验？如今的生活，我们追求快，饮食要快，所以有了速食品；生长要快，所以有了膨大剂、生长素；育成要快，所以有了速生的猪牛鸡禽。然而，违背生命规律，随之而来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千奇百怪的疾病不断挑战医学领域，人类健康问题层出不穷。日常中，学习要快，就有了速成班，徒有其表而无其实的“考试机器”泛滥社会；开车要快，就有了高速行驶，随之交通安全问题接踵而至……

快，是为了便捷，使生活轻松下来，为何反而让我们陷入了更深的疲惫与焦虑？这恰是因为我们混淆了“快”与“早”的概念。我们片面地认为“完成得早”“会得早”“到达早”就是“快”。实则不然，真正的快，并非过程的仓促，而是结果的早达；并非动作的匆忙，而是路径的优化。

青城飞往霍林河的航班已然开始降落，窗外的云层渐稀。这一刻，我忽然明了：飞机的“快”，实现了空间的跨越，让我们得以“朝碧海而暮苍梧”；而此刻降落时的“慢”，却赋予了旅程以安全的终结和抵达的意义。没有巡航时的“快”，我们无法超越地理的阻隔；没有降落时的“慢”，我们则无法安然地拥抱抵达的真实。

生活中，我们需要“快”的魄力去奔赴山海，去开拓人生的疆域；但更需要“慢”的智慧来安然“降落”，来真切地触摸与感知脚下的土地。这“慢”，不是懈怠，而是为了更清晰地分辨奔跑的方向。所以，请为自己保留一份“降落”的从容。慢下来，去品尝一餐一饭的自味；慢下来，去聆听亲友的絮语；慢下来，去感受一阵风的温度，让美好重新照亮日常。



西辽河  
王子江 摄

# 少雪的冬天

□刘桂芳

城里的冬日，风穿过街巷，柔柔的。天空没有像往年一样蒙着一层淡灰的薄纱。阳光明媚晃晃的，落在高楼间、落在窗棂上、落在树的枝桠上，金黄的暖。树上的叶子早已干枯，有的落下，有的却不舍得离去，赖在枝条上投下疏疏朗朗的影子，享受着美轮美奂的阳光，倒比雪后的清寒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

今年的冬天少雪。前几日天暗得很，冷风刮在脸上刀割般疼，以为雪会来，稀稀疏疏地虚张了一些声势，地面都还没白就便旗息鼓了。

忽然就想起凛冽的风裹挟着簌簌的雪声来作伴的冬天了。记忆里的冬天，该是被白雪裹得严实实的吧。老家的屋顶上总是积着厚雪，整个村落粉妆玉砌似的，雪地上去咯吱作响，被践踏出小路，扭扭歪歪从村东头一直通向村西头。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折射着碎金般的光；村外的毛榆，顶着雪盖，间或露出点点灰褐色，和白雪相衬藏着来年的生机。不知怎的，每当想起那雪景，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个裹着老脚的老传姨骑着小筐骑在树上哼着小调捋榆钱儿的景象。老传姨是劳改的家属，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哲南农场当年是劳改农场，当时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下，为了战备的需要，要把狭长二十公里的哲南劳改农场压缩成十公里，这样一来，就需要遣返大批人员。这些人的原籍大多是江浙一带，由于刑满后不愿再回原籍受歧视，大多数人便从老家接来了妻女，留在农场当农业工。老传姨就是其中之一，她总是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喜欢送给我们一些她做的糕点，加了糖的爆米花，也会在雪地里和我们玩撒口袋。伙计们听不懂她的话，背地里都叫她老传姨，却记得她勤劳的小脚，能变戏法的巧手。榆钱、婆婆丁、苋菜……都在她的手里变成美食。她做的榆钱饭、小麻籽豆腐能飘香半条街，也让我至今怀念。

冬日里更难忘的还有杀年猪的快乐，炉膛里的火苗灼着铁锅，油梭子在锅内滋滋作响，用大缸腌的酸菜炖厚厚的猪肉片子，香喷喷的，成了舌尖上挥之不去的美食。三三两两的伙伴们将自家冻好的粘豆包在大缸里偷拿出来，冻红的手不停地搓着，争相比试着谁家的豆馅更大更香甜。邻居们

聚在热炕头上，互相叨叨着家长里短，连空气里都飘着热乎乎的人情味。

我走在去活动中心的路上，胡同里披着暖暖的阳光，心里却涌出一股一股莫名的寒冷。萍水相逢的疏离，邻里之间的间距，多年的朋友早已不再联系，父母走了，亲情也变得淡了许多，没有人来麻烦你了，却开始怀念以前被麻烦的日子。阳光下，路边粗壮的枝干像极了一幅幅简练却冷清的水墨画。擦肩而过的行人戴着面罩，步履匆匆，脸上满是赶路的疲惫，偶尔向熟悉的人点点头，谁也不会为谁多停留片刻。只有落在枝头的麻雀叽叽喳喳个不停，倒成了这冬日里少有的热闹，却更衬得人心底的那种孤寂和空旷。

舞曲想起来了，是很多人熟悉的《搀扶》：“一转眼就过许多年，我的脸布满了沧桑，你的眼被皱纹写满，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

午后，阳光暖暖地透过窗户洒在书桌上，我拿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既要脚踏实地地于现实生活，又要不时跳出现实到理想的高台上张望一眼。在精神世界里建立起一套丰满的体系，引领我们不迷失，不懈怠。待我们一觉醒来，跌落在现实中的时候，可以毫无怨言地勇敢地承担起生活重担。”

骨头里的寒顷刻被治愈，桌上那杯速溶咖啡，水汽袅袅升起，虽不如老家的粗茶解渴，但逝去的终究逝去，该来的还会来。每个人必须时时刻刻接受现实并且以极佳的心态来面对。

这个冬天很暖，连一场像样的雪都成了奢望。今早起来，天地终于白了，雪不是很厚，但足以写满早年那寒风刺骨的场面，儿时那些暖融融的场景，不必在梦里反复回放了。

少雪的冬天，确实少了一份凛冽的诗意，却让人情的冷暖格外清晰。年近了，扯不断的依旧是亲人间的牵挂。匆匆忙忙的日子，穿梭在钢筋水泥筑起的高楼间，即使真的来一场大雪，依旧盖不住的，还是人间少有的温情。

煮岁月的寒，品寻常的暖。只要你愿意，总能够找到。



# 微光，致2026

□肖虹

(一)

快到2026了  
我就不那么心慌了  
好像  
从前都是慌慌张张地走过来的  
为此  
我可能忽略过你的鲜衣怒马  
但我肯定  
没有错过那些吐着花香的诗行

(二)

有些人喜欢温和的日子  
有些人喜欢起伏的生活  
而我不知道哪种方式更适合我  
于是  
我选择  
接受那些自然到来的一切人和事

(三)

与我碰撞或者擦肩而过的  
与我同步不同路的  
与我有过亲密又分别的  
与我爱过又恨过的  
……

(四)

缘起缘灭的每一个人  
都记忆在我的尘世里  
等待下一个年份的到来  
也许  
我们还要再续情缘

(五)

有风，就扬起一条丝巾吧  
有雨，就带好一把雨伞  
有光，就仰起头让那些带着温度的丝线  
平铺到我的脸上

(六)

大自然给我的  
都是恩赐  
一旦把格局的小孔打开  
气定神闲的大风就会吹到我的肺腑  
那样  
我就可以天下无敌了

(七)

不再年轻  
所以看每个年轻人的时候  
都心怀怀恤  
艳羡产生的距离  
让时光奔跑得更快了  
我不追光了  
只要有梦能光顾到我的深夜  
足矣

(八)

光阴继续流动  
尘埃也尾随其后  
有情怀的人  
都会选择  
在地面和心灵被打扫干净以后  
依然带着疲惫去仰望星空  
而忘了自己刚刚走过泥泞的路口

(九)

裤脚鞋子还沾着泥水  
笑容却无比荡漾  
那就快把口红涂上  
健步如飞  
用力打开新年的大窗

# 哲里木，北方家乡的诗笺

□孙丽娟

北方的哲里木，将心事冬藏  
草原的季风，和着鸟鸣  
将湖水凝成唐诗古韵  
思念，被雪花碾压

一曲长调，唤醒沉睡的河流  
温柔破冰，饮马西辽河  
天际，飘过游动的羊群  
雪地，轻叩渐近的蹄音

斟一杯尘封多年的哲里木酒  
敬日月，敬山河  
敬草原浩荡，牛羊肥硕  
敬风花雪月呢喃，国泰民安安康  
敬沧桑，敬过往  
敬长生天护佑，天地祥和

吟诵一首，写给哲里木的诗  
回眸，你清晰的轮廓  
落入诗笺，余晖的昏红  
涂红了画面

你的胸前，已植下万顷玫瑰花海  
丝一样光洁的肌肤  
每一次跌宕起伏  
都是温柔的绽放

我用一两乡音  
二两轻愁结晶的凛冽  
为奢侈的人间加冕  
哲里木，我是你风情万种不可或缺的那一抹红

